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阿城 陈村等著

打开对话之门

姜文

史铁生

洪晃 朱德庸

贺友直

舒婷 林白

我们拿爱情没办法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6303169

K820.7

A032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我们拿爱情没办法

阿城 陈村等著

630316

我们拿爱情没办法 / 阿城陈村等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金收获丛书)

ISBN 7-80681-333-0

I. 我… II. 阿…陈… III. 名人一对话—中国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7332 号

金收获丛书

HARVEST

我们拿爱情没办法 / 阿城 陈村等著

责任编辑 / 余 东

装帧设计 / 李 筱

策 划 / 上海收获时代文化有限公司

出 版 者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地 址 /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邮 编 / 200020 电 话: 63875741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online.sh.cn

印 刷 厂 /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装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印 张 / 13.25

字 数 / 23 万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 /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681-333-0/I·042

定 价 / 25.00 元

□ 目 录

1	我在哪里活着	史铁生 陈 村
46	我们拿爱情没办法	林 白 陈 村
102	你快乐吗?	朱德庸 陈 村
140	老市民的旧上海	贺友直 陈 村
180	美好的中文	章培恒 陈 村
232	我已是狼外婆	舒 婷 陈 村
286	周勤如对阿城	周勤如 阿 城
315	姜文对阿城	姜 文 阿 城
333	孙晓云对阿城	孙晓云 阿 城
356	倪军对阿城	倪 军 阿 城
381	洪晃对阿城	洪 晃 阿 城
399	马延红对刘小东对阿城	马延红 阿城等

时间：2001.1.5

地点：北京。史铁生寓所

谈话者：史铁生 陈 村

我 在哪里活着

史铁生，男，北京人，当代著名作家，
代表作有《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务虚笔记》、《命若琴弦》等。



〔前一天，是史铁生五十周岁生日。

〔为了最多地保存谈话时的状态，陈村口语化地整理录音，留下病句和半截的话，留下话题的反复和跳跃。

陈 村：你车(轮椅)开得好，看你倒车倒得！一估计，往后一倒……

史铁生：特别熟练。过门才绝呢，将将好，准确极了！

陈 村：刚才在路上堵着，那么多车开不动了，我想，不能出门倒也好。昨天晚上回去我在想，一个人生出来很不容易，有很多纳闷的事儿。比如说，一次性交那么多精子在跑，就像赛车，跑到终点也许就是一场空，也许盘带过人，到禁区一看前面没球门。瞎跑，都在那里瞎跑。人类有时跑跑就不对了，人类的生存状态不好，会叹息啊，会想我不跑了，我休息一会儿，看看你怎么跑。精子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史铁生：那天，我一个同学，做买卖做得有点不顺，请一

易侠，你听说过吗，张延生？《易经》研究得很厉害，原来是一个大学老师，据说后来研究《易经》特别棒，出一本书就叫《易侠》。据说此人真是能预测。很多东西都非常准。我那同学就问，能预测，以前的东西说出来还可以理解，把将来都说清楚，这怎么理解啊？它就是说，什么都是排定了。

陈 村：这是不能说的。就我们刚才讲精子在奔跑，如果我跟你们一说，就剩一个精子在跑的话，这肯定要出事。

史铁生：这也是上帝给排定了。

陈 村：老子那句话好：“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就是这么安排的，就是安排你们大多数人瞎跑。

史铁生：基督教是这么说，上帝给你的不是完全的福音，给你的是一个很艰难的世界。现在说是基因谱系都弄清楚了，这只能说把一个人的弄清楚了。但这基因谱系上帝是怎么写的，不见得是一个一个单个儿写的，很可能是所有的人搁在一块儿，你只是其中的一个段落，你这段落孤立起来看可能没什么大意义，你可能跟其他人的基因谱系放在一块儿看是一篇文章，是一个乐谱。单独看，你是一个音符，你是一个段落，这段落没有上下文的话，没意义。还有就像蚂蚁，每一个蚂蚁它都不清楚该往哪儿走，但是一群蚂蚁呢，它似乎有一个意志，它知道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应该长途迁徙，应该积攒食品，应该到哪儿去安家，到哪儿去立业，爬哪一棵树。它们合起来是一个乐章，这乐章有它的意义，这意义每个蚂蚁都不清楚，它整体可能是清楚的。人呢，你可以单个看每一个都是蚂



蚁，你也可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群蚂蚁，我们每一个细胞互相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它们连在一块儿了，有了一个意志，只不过我们的皮肤把它们包在一块儿了，形成一个人形，就像蚂蚁它们有一个队形。

陈 村：这种使命，它们要干什么的使命，我们不是要找出谜底吗，要千方百计地，以前也在找，现在也在找，有些科学有些不科学的。比如测基因是比较科学的办法，数出来双螺旋什么的，有些不科学的像是推测出来，像心理学、心理医生，很多是凭着经验，凭着对世界的一知半解。我们的中医，也是这样。

史铁生：反正不管你怎么推测也好，预测也好，真有什么科学根据也好，人很可能是在一个已经限定了的大的时间里头在做着小数点之后的一些事情。

陈 村：那就不让你知道，所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做法：生存的奥秘就是不能让你知道。

史铁生：其实最根本的东西是不能知道的。你稍等一会〔稍停，抚面〕。我从静的状态忽然到用脑的状态，浑身会发一下抖，过一会儿就好。你说你的。

陈 村：你细胞不知道你要干什么。怎么刚才要找个羽毛球打回去，一会儿要找很虚空的东西。其实想到生啊死啊这样的命题，人是不大提起它的。我们人在对待具体的生死的时候，是很落实的。比如看待孩子的出生，它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很实。但是生下来以后，你去想那种所谓的生，就变得很虚了。

史铁生：其实，人更多数的时间是活在一个梦想里头。你说一天里很实在的事情，吃喝拉撒之外，你是存在于你的想法里头。你那想法，就很难预测你什么时候要想什么，意识流。人是因为这些想法而存在的，本来没有。根本上来说，生是说出来的，想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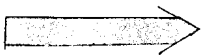
陈 村：就是笛卡尔说的“我思故我在”，当然他不是像我们这样说的，我们是歪曲地说。

史铁生：也可以这么说：先是“我在故我思”。“在”是一个限制，在这限制里头去“思”，然后你的“思”又成为你的“在”，就是“我思故我在”。

陈 村：说到这样命题的时候总是有些含糊其辞，有些暧昧。像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你也可以看他是很诚恳地在说，“你活都不知道怎么活，你怎么知道死呢”。其实他是在回避死。还有就是，“不知死”那是对的，那怎么可能知道生呢？

史铁生：其实应该是“不知死，安知生”。（陈村：死是一个非常大的限定。）而且死是一个更广阔的存在。你本来是从死中来的。人老说我们没有死过，后来我想这话可能不对。比如你在一九五四年之前，我在一九五一年之前，本来是死的，是没有的。人们有时候太看重了我们要回到虚无中去，结果给忘了我们本来是从虚无中来的。

陈 村：但人不能接受。就是说，人不能接受一个“没有我”的世界。



史铁生：人是在“有我”的时候而不能接受“没我”的猜测。实际人的一切言论、一切猜测、一切怀疑、一切的不确定，都是在有我的前提之下，才能成为问题。所以我有时觉得，任何一个具体的人死了，这世界上任何消息都还在流传，一点都没有减损，一点都没因为某一个人死了，这世界的消息有所改变。没这回事。所以后来我想，很可能不是我们的肉体承载着负载着一个灵魂，而是灵魂一直飘荡在那儿，它在定制好多肉体。

陈 村：我写过一篇小说，以前写的，《起子和他的五幕梦》。其中一个梦，一个灵魂想要出去，等于你现在要出门上街去，灵魂就走进一个仓库，那里面有很多肉体，你可以随便挑一个，看穿上舒服不舒服。

史铁生：对。其实肉体就是承载着一个消息，在传达着这个消息。很多消息经过我们。比如说，这消息的来源，是历史啊他人啊传过来的，然后你把它放大一下，或缩小一下，或改编一下，传达出去，好像只是这么一个媒体的意思。

陈 村：而且使得一种东西变得可见了。所谓的灵魂如果有的话，或者改换一个词叫做“基因”，它可能也就是不灭的。以前古人猜测“灵魂不灭”，可是没找到根据，现在越来越接近这个猜测的后来。我前两天写了一篇东西，人家要我写一个世纪过去了，又在说那话题的时候，我突然想一个事，我说以后如果有一种技术，可以把人的古人，把祖先给复原了，根据某一个基因，可以七推八推推到某代的时候，啊史铁生找到了，

就把你给复原了。我写“可千万记得要把我给弄回来”。我说“我要为将来的时代放声歌唱，但也不知道听我唱的是谁”。这有两重意思，一种听我唱的也许是我的灰孙子吧，另一种意思听的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闲杂人等”，也可能是孔子时代其他时代的。我能复原别人也能复原。所谓“一切人类成兄弟”就对了，这“一切人类”不止是平面的人类，平面的人，我跟你成兄弟，活在一个时代，也可能这句话隐藏着你跟孔子也成兄弟。物理世界从二维、三维到四维，人可能也有那么几维。

史铁生：很可能有一维就叫历史。比如，这一本书，这里面对有多少思想，有多少活生生的经历。经过书，人类历代的想法也都流传下来。我们的大脑也是这样。我们把今天的东西昨天的东西别人的东西储在里头，传下来。我有时想，每个人肉体是一个牢笼，是把巨大的消息分成一小块一小块不相干的片段，存在你的肉体肌体里面，电脑，联网，最后它们在一个地方有一个大的联网。

陈 村：我在看那些生物学书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消息特别好玩，它说人类去分析基因，那些基因的信息中有很多是没用的，现在我们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大段大段没意义的文字，二十行英文里面，夹着二百行日文，这是没法读的，你不知道它要干什么。假如能像我们用电脑那样删除，把这些没用的东西都删除了之后，不知道还是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人。

史铁生：肯定就不是。你比如我们写文章，有些笨编辑他说你写得太多了，它完全可以浓缩成两句话就完了。但我们偏



偏是有很多渲染的呀，枝枝杈杈……

陈 村：有时纯粹就是没意义。我们只是凭着直觉得应该这样写。你问我是为了起承转合，为了呼应前面，为了照应情节，都不是。

史铁生：但它整体放在一块会有一个说不清的感觉。就像老子有个话叫做“有为利，无为用”（故有之以利，无之以用。《道德经》第十一章）。这个房子，是个六面体，要是没有窗户没有门，房子就没有用，然后把门打开窗打开就叫“空”，这叫“无”，有了这个“无”了，就有用了。围棋，空，没有空，没法活。所以有人研究脉络，说脉络人总找不到它的实体，脉络很可能是人体之中的“空”，就像围棋里的空，你没有这空，人肯定没法活。

陈 村：死结实了。

史铁生：它里面全填满了，您这黑棋全填满了就死了。（**陈村：**这说法很好。）所以这空，基因里可能也存在着“空”，在人看来，它不起什么作用，但在上帝看来，很可能是有用的，很可能是它和别的人、和所有人连接在一块儿，是个空，然后没这空，就要死了。

陈 村：我在想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出发点，就是上帝总是对的。你不能想你是对的，上帝犯错误了，这不可能。上帝是对的。

史铁生：上帝如何地违背你的意愿，它也是对的，你面对上帝，你别跟上帝叫板，你一叫板肯定是你错了。

陈 村：而且你也找不到上帝的破绽，你以为找到了，其实不是。

史铁生：然后你从一个更大的范畴里看，你认为是破绽，很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我有时候想，人活着是什么呢？假定未来也都预算好了，整个的谱系都写好了，咱们就是下放，下凡跟下放一样。到后来明白这回事，明白了，也没用。下围棋也是这样，有一人输一人赢，最后你明白怎么下法，得有空，得有点，明白完了，回去了。

陈 村：有两种生存的办法。一种办法是人吃苹果以前的办法，上帝本来的意思是你们该这么活着，从《圣经》上讲你该这么活，所以那地方叫伊甸园，很舒服，你在那儿活着浑浑噩噩，可以享受人生。但人是不安分的，人自己不安分却怪罪蛇是不对的。我写过文章，蛇不过是很老实地说了个真的消息，后来人迁怒于它，因为上了一当。上当其实人上的是上帝的当。上了一当，把原来的破坏了。我举个俗气的例子，等于是一对夫妻结婚了，然后那女的告诉你，你不是我第一个了。这事不能说的。无论你怎么放达，开脱自己，但这一句话你是忘不了的。就等于把不能说的话给说出来了。

史铁生：有些话是不能说。

陈 村：蛇告诉你了，你吃了苹果，懂了，懂了以后就坏了。你就走进了这条永远盘旋的路，不讲它死胡同吧，反正你就是永远要跋涉去了。

史铁生：错就错在你要跟上帝……

陈 村：你要学上帝，要做上帝。

史铁生：你想代替它。实际上你只是部分，而上帝是全体。

陈 村：人类是什么？人类全部的事就像儿子和老子一样，开始时崇拜上帝，然后要反抗上帝，到最后你老了以后，觉得你很像上帝。要学习上帝，但你还没它什么什么。有些人一谈起“我爹”来，那种崇敬。小时候恨不得“打死父亲”。

史铁生：不光是爹了，很多事情，小时候不服。尤其说比如“红卫兵”。“红卫兵”不只是中国的事情，任何国家，整个人类的那个年龄，都可以把它命名是“红卫兵年龄”。初生牛犊，不知天高地厚。然后，终于有一天，知道了天高地厚，就是孔子说“知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第二十）了。或者说你认识上帝了，你干不过上帝，你只是它的一部分，部分你怎么能代替全体或超过整体呢。你终于知道了你是它的一部分，你要做一部分的工作而已。

陈 村：但有一种冲动，这种冲动是人类不可遏止的，就是一定要去做上帝。这一两百年里，被人类发现了很多东西，甚至有人断言以后不可能再有大的科学发现了，我想肯定不是，上帝的手艺哪会就这一点点呢。

史铁生：你怎么折腾你也是有限的。上帝就在那儿，是无限的，你一点办法也没有。

陈 村：但这些都是我们所回避的。我们平时生活里，我们回避这样的思想。即便有这样思想的人，即便像爱因斯坦那样的人，你还得去过那种世俗的生活。它(上帝)给你两边都照

应好了。

史铁生：就是你绝对不能逾越的东西，这就给你限定了。

陈 村：即便已经很超脱了，想到这是你的皮囊，这是无关紧要的……

史铁生：你只能理解它，没法克服它。没法消灭它。

陈 村：你还可能以后去领另外的一副皮囊，你还能复活，耶稣复活你也复活。但有种情结你摆脱不了，对现在的留恋，对自己的留恋，你摆脱不了。那些话是很狡猾的，比如“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它没有褒贬没有感情色彩，只不过说它“是一个问题”，那后面的半句话是可以不要的。“生还是死”，打个问号就行了。把它提出来，告诉你，你去想一想这一点，你眼睛看着这一点，让你去望一眼的意。但它没有跟你说，生或者死是一种幸福，是一种哀叹，是一种不测，它只是跟你说是个问题。

史铁生：确实就是这两方面的问题，一个生的问题，一个死的问题。

陈 村：相辅相成的。而且到了某一种境界，我想大概就是无生无死。

史铁生：生如死。

陈 村：生和死到了某个点上是一致的。生就是死，死就是生。

史铁生：道家说，搬一次家而已。我看林语堂的《信仰之旅》，他说，上帝的声音是命令的强迫的声音，但它又是温柔



的声音，它是近两千年来浮在人的理解力之上的一种声音。人开始不理解，由于吃了那个禁果，于是人想超越上帝，想用科学来控制上帝的作品，于是乎他开始听不懂这“之上”的声音，实际这是最大的那个声音，是最终控制你的那个声音。

陈 村：人找到的乐趣就是瞎跑的乐趣，一切冥冥之中都是决定了的。一开始讲的精子那么的悲壮，几亿个东西啊，妈的就一个成材！还做了一个非常坏的机制，一个进去了以后，立刻用一层膜把卵保护起来，防止多精入卵。

史铁生：偶尔有两个。

陈 村：偶然可能有两个卵子在那儿等你。看起来是加了一倍，但对两亿个来说，也可以忽略不计。那么的浩浩荡荡，上帝的大手笔，那种挥霍！我们在看沙漠，看戈壁，看大海，上帝在挥霍；看太空，在挥霍；在我们的身体里，也是非常大的挥霍，它造出那么大量的哥们挤在那儿。我前些天在跟阿城说话，他从哪儿书上看来的，这里头都有故事，比如有一部分(精子)是负责保卫的，哥们我挤着它，就像打橄榄球一样，让你过去。

史铁生：所以它是一个大东西。最能说明问题的，战后，苏联和德国男人死了很多，男女比例悬殊很大，但没有人为的努力，过了多少年之后，它还是比例挺好的。上帝的这个比例是安排好的。

陈 村：它每一代人都有平衡的能力，这种机制不因为有时男人死掉了，女人多了而失衡。它一代人都会……

史铁生：这个消息是从哪儿来？我看过一个电视片，说是蜜蜂还是蚂蚁，反正一样，它有蜂王，有公蜂，有工蜂；蚂蚁它有工蚁，它还有兵蚁。一场战争之后，兵蚁大量死亡之后，于是乎工蚁喂食物给蚁后，这之后大量生下的都是兵蚁，最后仍然趋于一个和谐的比例之后，开始停止生兵蚁了，开始平衡了。有一个说法，说人这么下去会把地球搞坏，会把宇宙搞坏。这是不可能的，只可能把人本身搞坏。你失去这东西，可这宇宙可是要求这东西的。肯定要有上帝之手来改变你。说你人口限制太多了，说你现在男人太多了，肯定要出现另外一种东西。就像兵蚁很少，要生产兵蚁了，工蚁过剩，要限制工蚁了。

陈 村：这种生的感觉。人都有些自恋。我有时要(其实不可能)跳出人的立脚点，去观察和思考人的问题。我是“非人”的话，怎么看问题。人在生的感觉中，有一个是自恋，就是我觉得我是重要的，如果我觉得我不重要的话，那么很多事情就无从做起了。养着自己，等于自己是朵花，要浇水要锄草要施肥要捉虫。爱惜你自己。女人是通过化妆啊，修修指甲啊。她觉得被照顾了，其实没什么用处。你手指头，我每天给你揉半小时有什么用呢？没用。她像宗教做功课一样，你爱恋过自己了。扩展说，绿色和平，爱惜地球，不让动物绝种，不让环境被破坏。但站在更大的上面说，上帝做出的那种毁灭，冰河期恐龙绝灭，也许我们的地球已经死过了几次，它是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可以抹掉。

史铁生：在它的大文章里，咱们的小忧虑都不足为虑。